



# 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来时的路？

水利系 水机8 | 张翼

公历2013年1月中旬，大雾，全国许多城市笼罩在雾霾中，城市天气状况第一次上了《新闻联播》头条。网友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站在天安门广场却看不见毛主席。楼下有人评论：别说是你，其实毛主席坐起来也看不见自己。

那个死去的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不知道你是否幸福？但你却不得不关心奶粉、鸡肉、白酒，甚至是呼吸的空气。

生活如同臃肿的体型，来了就挥之不去。理想却如远嫁的初恋，怀念也渐行渐远。

20年了，我们天各一方。也许在某一个失眠的夜晚，你会想起24年前那段奔波于清华和广场之间的日子。那时候的你我，真的是只关心理想。

那是1988年9月5日，北京夏去秋来，菊花即将盛开。那时我们还不相识，我还不知道后来我们会在一个叫“水机8”的名字下共同生活五年。

还记得吗？第一次班会时我们挤在13号楼422和421两个宿舍里，26个青涩的男孩子们和3个女生。班主任告诉我们，班号是“水机8”。

29个同学来自24个省份，几乎都是农村的孩子，所谓的京津沪也基本上来自郊区。唯一的官二代

黄彤军也穿着朴素，一脸忠厚，很有祖上创业时的风范。我们就这样躲在北京的繁华背后，每天在教室、食堂、操场三点一线间开始经营比高中三年更加辛苦的大学生活。

第一门让我崩溃的课程是高等数学，第一堂课在一教的一间阶梯教室里，我坐在后排，俯视着由于距离太远而显得渺小的老师。当老师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了几个英文的单词时，我一下子懵了，这到底是数学课还是英语课啊？一堂课下来听不懂的倒占了大半。下课铃响起我像高中时那样冲到黑板前想找老师请教，却发现老师已经走了。到哪里去找老师呢？他的办公室在哪

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大学原来是这样，你更多要靠自己 and 同学。第一学期结束，期中考试时“高数”仍然是最难的一科，考完试的那个中午我和方铁一起去十食堂吃午饭，方铁说他考试从没有如此差过，说的时候竟满脸忧伤掉下眼泪。24年后的一天，在班级qq群上聊天时，方铁还后悔地对王庆喜说：“我那时干嘛要玩命读书呢？我应该像你一样看球、喝酒、吹牛逼啊。”如果能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纯朴的1988，我的同学，你会怎样规划自己的生活呢？

遗憾的是，人生永远无法重启，不能非线性编辑，所以我们只能在





这里回忆，试图把所有的遗憾甚至悔恨都当成故事。

还是回到1988吧，回到我们的故事里。

那时班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每天晚上上自习，吃完晚饭匆匆地背起书包，去教室、图书馆抢座位。当然女生的待遇会好得多，因为总会有献殷勤的男生提前把座占好。

得奖学金的总是那几位，黄世谨、张建峰、高秀杰、胡涛、田晓东、陈英杰还有方铁、张晖。那时一等奖学金是一学期500块，鱼香肉丝8毛一份，得了一等奖学金意味着你在十食堂可以连续吃600多份鱼香肉丝了。程毅峰低沉的时期，每天躺在床上让贾斌帮忙买三个油饼，每顿一个就着咸菜。而更穷的朱长江则是把油饼咸菜当成了经常性的伙食。当时每天啃鸡腿喝啤酒的宋益群可能无法体会饿肚子的感觉，他那时的痛苦是因为一个姑娘。爱情和粮食哪个更重要？吃饱的人和饿着的人不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整天沉浸在爱情中的肖东升

也很痛苦，他总是深陷不同的爱情迷局中而不得自拔。多年后，肖东升再次深陷爱情困局的时候，我真的理解了他的痛苦，那是一种抽筋洗髓藕断丝连的痛苦。这与他在企业中雷厉风行，不苟言笑的形象完全不同，也许这就是我们过去学过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吧。

王庆喜是黑龙江人，能喝酒，豪爽仗义，爱足球，只看不踢。个子虽然不高，但是在同学心目中却很伟岸，清华五年，历任班长好几个，但是20多年后胡涛却只喊王庆喜班长，可见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之高大。我一直嫉妒王庆喜是班主任周雪漪老师最喜爱的学生，那时她总说，王班长乐于助人，敢于担当，各方面都好，只是希望他的学习成绩也能名列前茅。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每逢赶上足球世界杯或者欧洲杯比赛，王班长转天准会在考场上睡着。20多年后当周老师面对摄像机镜头谈起王庆喜时，已经忘记了他考试不及格的经历，而是说：王班长乐于助人，让同学们先睡，等足球开始了他再叫醒大家一起看球，考试成绩还很好。哈哈，时间总是能过滤掉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而只留下美好。

2012年年末，一次聚会之后，胡涛欣喜地给我打电话：“你说周老师真的不再恨我了么？”听到我肯定的答复，胡涛如释重负，十几年了，她的心里一直有对周老师的愧疚，因为当年周老师把她推荐到加拿大读水力学，结果她半途而废改学了计算机专业。此事让周老师很是难堪，为此断送了多年经营的与赞助商杜邦化学的良好关系。那

天胡涛说，在她从水力业叛逃几年后，她当时的导师——杜邦化学的全球技术负责人在一次邂逅时跟她说，如果你当年不离开，你就会成为我未来的接班人。我问胡涛你听到这话时，你后悔自己的离开么？胡涛说：“不后悔，因为我不喜欢。”我当时听到这话时很感动，我感动于这个外表谦和的女子内心的坚定。那种坚定其实是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今天胡涛回到了北京，在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在外人眼里她在事业上的成就可能远远不如杜邦化学技术负责人的风光。但是我看得出胡涛很幸福，她在网上写博客，晒女儿的成长，晒她在女儿身上得到的快乐，她开始陶醉于摄影，买了单反相机，在家里开辟了一个人像摄影区，只为记录女儿的一笑一颦，一天一年。这种幸福温婉祥和，绵远流长。其实那一天，我突然决定写下这篇所谓的“班志”并把题目定为“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来时的路”就是有感于我看到的今天的胡涛，她的坚定，她的淡定以及她浑身洋溢的幸福。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又向何处去？年过不惑，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20岁时，你眼中的未来曾是怎样？40岁时，你是否无愧于20年前的向往？你今天的渴望，又会不会成为60岁时的浮云呢？人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然后寻找答案，当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们将告别这个世界。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回忆。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艺术吧。毕业时，422室5位大侠，手捧纸



卷，头戴博士帽，在大礼堂前庄严地照下了合影。那张照片的下面写着“凹凸艺术中心合影留念”。清华毕业生常被文科生讥讽为不懂艺术，但是在流行音乐界清华却出了高晓松，水木年华和传奇李健。清华就是这样，每方面的人才都会出现，当官，办企业，唱歌，搞科研，几乎每一行都有顶尖人物。而422室心中一直有一个艺术梦，虽然20年后，大家离艺术已经越来越远了。好在水机八出了一个“Hunter乐队”，这个乐队取名猎手，估计当时的动因是要在周末舞会上猎艳。那时，魏罡，肖东升，薄丹青，宋益群4人每天傍晚在13号楼4楼的会议室排练，之后“Hunter乐队”开始游历于清华甚至于北大和北师大的各种周末舞会，那几年他们在北京高校圈已是小有名气，每场100元的演出费也让他们四个成了班里的富人。1993年毕业时他们把破旧的乐器卖给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水木年华”，开始了远离艺术的新生活。

最后再说理想吧。我们是从小就被教育为必须有理想的一代，“四有”里理想排在第一位，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理想会被认为是可耻的。我的理想曾经无数次地变化。小时候，我们的理想是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知道了，那其实就是一种职业向往。我记得莫沛全那时候每天都在读《国富论》、《卡耐基》，他说他的理想是生下6个儿子。我们当时曾无数次地耻笑他的农民想法。而后来，他从工商局辞职下海。再后来，他在东莞经历了创业的成功、失败然后东山再起。他现在的理想是将来

开一家连锁的养老院，为中国解决将要面临的养老难题。

2012年8月，在天津电视台担任一档社会时评节目制片人的我，终于因为在微博上斥责拒载的出租车而被电视台停职了，总编辑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十八大前的安定团结”。可能是因为做这档节目的原因，多年来我一直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热血沸腾的时候，总是希望这个社会能更加公平正义，但是一次次地失望之后，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了。20年后的今天，班里好几个同学信仰了基督教，我能理解人在无助的时候是多么需要精神支柱。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只是希望当某一天我们停下脚步回头凝望的时候，我们还能记得来时的路，还能记得当年我们曾走过的南门林荫道，还能记得我们在十食堂的那次毕业大醉。

回来吧，我的同学们，暂停你匆忙的脚步，回到清华园。20年一驻足，回望我们来时的路。

写到这里本已是结尾了，但是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主意，此时此刻，我在深夜披衣起床，无法抑制要写下如下这段文字的冲动。2月5日我从哈尔滨回到天津，刚刚结束了哈尔滨的同学聚会，醉酒的疲惫和喜悦的回忆充盈全身。晚上老婆跟我说：“你知道么，薄丹青的太太说，那些日子薄丹青常常两眼放空，回到家里坐在门口的鞋柜上，常常是一坐就一两个小时。我问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想。我知道这段日子他很不快乐，于是我鼓励他离开国企，因为他的快乐对我最重要。”听到这段话，我鼻子酸酸的。我一下子意识到为什么我们

要大张旗鼓地搞这次毕业20年的聚会，曾经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成功者的展示会，老朋友的酒会。现在我知道，这是回家，补充给养后继续上路。

2012年初，薄丹青离开了中国浦发机械总公司副总裁的位子，投资创建了民营钢铁公司，他压上了自己全部的家底，甚至卖掉了正居住的房子。之前同学们一致认为薄丹青是班里同学中生活最舒适安逸的。但下海后，薄丹青开始了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那天在北京聚会时，看得出薄丹青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笑容背后是难以掩饰的疲惫。如今，他的钢材厂还在建设中，未来对于他还有很多不确定。

同样在这一年离开原工作岗位的还有肖东升，他离开了供职十几年的德国NKT线缆公司，加入了一家全新的德国企业。他说人生就像抛物线，他要在上一个抛物线的最高点离开，然后开始下一段抛物线。肖说这段话时，意气风发，信心满满。

人最恐惧的其实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告别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当放弃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人生四十而不惑，好在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再过20年，就算我们还有拼搏的冲动恐怕也已是力不从心了。所以善待现在吧，遵从心的方向，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成败。唯有如此，20年后，当我们须发皆白，身材佝偻，走在南门的林荫道，望着清华园里那些跃动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才会满怀深情地说：那一年，我就是从这里走进清华的……